

20 小布老虎丛书

鸟孩子

薛 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照片

我和木木去旧城废墟玩，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伦子和雪琪兄妹。一个能预知明天的女孩，两个正准备变成鸟的孩子……

作者酝酿这本书的时候，据说地壳在酝酿一次地震。地震一直没有发生，作者却写下了这本与地震有关的书。

这个优美的故事能告诉你一个重大的主题：面对灾难如何维护尊严，如何描述和想象生命和灵魂。



目 录

1	第一章 奇怪的“明天”
22	第二章 奇怪的闹钟
43	第三章 废墟有居民
68	第四章 新城出现大量老鼠
92	第五章 恶心：下水道里的战役
117	第六章 蝙蝠洞历险
142	第七章 新城陷入险境
161	第八章 决战蝙蝠洞
178	第九章 返回人间
188	第十章 诀别：木木趴在我的窗口



第一章 奇怪的“明天”

“明天”其实是令人头疼的东西。

那天，中午的阳光很烫，把我的脑门晒得热热的，结果我就发现了“明天”的害处。

得提前把作业写好，明天要检查的；电视不能看得太久，明天还要上课；该复习一下功课了，明天单元测试……他们经常这样提醒我。其实我希望明天是星期天，可是不行，因为“星期天”的“明天”又是“星期一”了，还得背上书包上学去（我是不是厌学了？这可不是好现象）。要是没有“明天”就好了，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可什么时候能没有明天呢？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几个人。

妈妈的回答比较简单。她说：“你又要偷懒是不是？赶快吃午饭，下午上学。明天我给你老师打个电话，问问你上中学这一段的情况。”

我把这个问题带给爸爸时已经是晚上了。爸爸倒还认真对待，不过险些变成口吃患者，他说：“这个……得让我想一想。”爸爸是个“傻子”，特别喜欢工作。最后爸爸



推开面前的资料眯着近视眼说：“怎么可以呢？要是没有明天，我手里的工作就来不及完成了。可见，你这个问题比较无聊，比较无聊。”

爸爸又埋头工作了。我想了想，这的确像个无聊的问题，就不再想它了。所以那天晚上睡得还算好。可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个严肃的问题。语文老师聪明，肯研究些古怪问题，简直要算我的知己。我在校门口堵住了他，严肃地把昨天中午那个问题讲出来。我怕他听不懂，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像他给我讲课时一样。语文老师挠了挠脑袋，然后笑了。他的回答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你死了，‘明天’就没有了。”

我可没想到自己会死，可仔细一想，这世界上死的人还少吗？许多伟大的人物和不伟大的人物都陆续死了，前几天收发室的老头儿不也死了吗？我也不特殊，那么死掉是迟早的事。这够让人心烦的。

“死是什么感觉呢？”

“这个……”语文老师不笑了，声音低沉得我头一次听过，“我没试过，但是一个人死了，他的一生就到头了，也就没有‘明天’了。”

我心里酸酸的。这个回答够权威，可是却跟死拴在一起。我可不想死。我死了，有许多人会难过的。可我马上发现语文老师的答案还不够完满。“毕竟还有人活着，他们还有‘明天’啊，‘明天’还是存在的。”

语文老师“哦”了一下：“我又让你搞糊涂了，看来‘明天’实际上是搞不掉的。对了，明天是休息日，先轻



松一下……”他好像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古怪地笑着。

我望了望天空。天空淡淡的，有些灰白，也是怪怪的。那上面有许多星星，可白天一个也找不到，只是到了晚上才肯出来，这真古怪。姥姥说过，人世间死掉一个人，天上的星星就熄灭一颗。这么多年了，天上的星星却不见少，一定是又生出不少小星星，给补上了。

我去姥姥家，姥姥又给了我另一种解释。姥姥的看法跟语文老师的完全不同。姥姥认为人死了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的，所以他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可以换个“活”法，继续“活着”。姥姥这个说法我挺喜欢的。可是听说那是种可怕的东西，这又让我不安。

姥姥摇了摇头：“其实人世上比那可怕的东西太多了。细想想，它也不可怕。”

我问：“那你看见过那东西吗？我怎么一次也没见过？”

姥姥说：“他们生活在另外一种地方，那种地方跟人间重叠在一起，可是我们又看不见。他们也很少在人间露面，他们知道人们怕他们，也知道人们多半并不相信有他们这些东西。”

我说：“我要是肯相信他们，他们能让我见见他们吗？”

姥姥想了想：“这可不好说，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呢？”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就睡在姥姥家里。

我失眠了。后来，我胆战心惊地从床上爬起来，推开了窗子。星星们都出来了，在幽暗的天上嵌着，古怪地眨着。其实我不是要看它们，我只想将窗子推开。我又躺回





到床上。过了一会儿，我又有点害怕，想再关上窗子。

别怕他们，相信他们善良，否则他们就不会在窗口出现——我劝自己。

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星星们早都走了，太阳挂在窗外。原来是怕太阳才不肯在白天出来。我被自己这个幼稚得像小學生的推理逗笑了。这时我才发现窗子是关好的。我明明推开了窗子，可现在是关上的！我跑出去问了姥姥，姥姥说不是她关的。舅舅加夜班很晚才回来，他说他没这么细心，想不到夜里去给一个小孩关窗子。

我激动地跑回房间。那窗子确实关着！是别人为我关上了窗子，不是姥姥也不是舅舅。

我小心地推开窗子，可窗外没有什么异样的东西。他们早已经走了。我说：“谢谢。要不要为你们保密？”

吃早饭时我就把一切讲给了姥姥听，姥姥说：“这不可能，我从没见过他们……”

原来姥姥也并完全相信那种东西。

可是我险些完全相信了。我不再为“明天”头疼了。“明天”我也许会有更多新发现。

也许是上周六，或者是上周五（我最好完全忘掉这一天），我却发现“明天”是个有趣的东西。

我不十分喜欢足球，可是有中国队参加比赛我就想看看。我希望中国队能赢。我用手指计算着时间，总算挨到



了晚上。我连晚饭都没吃好。明天就出结果了，谁能告诉我明天会怎么样呢？进几个球？有几次违例？有没有扭伤脚的……明天，变得神秘起来。我大概想了半宿，醒来时就是第二天了，“明天”一转眼就到了。事实上那天的比赛是中国队输了，零比二，结果就这么简单。我挺失望的。要是提前知道“明天”的情况，我就不会看那场失败的球赛。为看那场球赛，我还跟妈妈斗争了一个小时呢。我跑到学校，在操场上玩命似的踢着一个气很足的足球。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得把那两个球赢回来。“明天”能赢吗？也许“明天”我根本成不了足球队员呢。可是现在我却拼命地踢着一个足球。仔细想想，多有趣儿啊！我不想停下来，我最后一脚把足球踢到操场外二楼一户人家的窗子上去了。我刚要为这精彩的“射门”喝彩，就听见“啪”的一声。我清醒了，大叫一声跑开了。我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天，怕明天会有人找到学校来。可第二天还算平静。我偷偷溜到操场一角，那家窗子上的窟窿已经被一块干净的玻璃补上了。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放学时我彻底放心了。精彩的射门！

后来我拐进了胡同。这条胡同像肠子，又弯又长，我家在肠子尽头。我放学走在胡同里就像一块面包在肠子里慢慢被消化。在这条胡同里一起被“消化”的还有木木。我结识他以前就知道他叫木木了。木木是个小学生，是个胆小的家伙。我们第一次正式在胡同相遇是几天前放学的时候，我们同时向胡同深处走去。我想跟他交个朋友。我走过去说：“交个朋友吧？我比你大，叫我哥哥怎么样？”



木木小声说：“哥哥。”然后却一个人鬼鬼祟祟跑开了，那样子像动画片里的小老鼠。他肯定是怕我欺负他。其实我真不了解我，我可以帮他背书包，如果没人看见，我还可以帮他写点作业。小学那点东西我太熟悉了，只要不让我写作文，别的科目都行。在木木面前，我敢自称“博士”。

我在胡同口磨蹭了一会儿。我想等等木木，问问他我究竟哪里可怕。能有小孩怕我可真令人骄傲。我还准备让木木拜我为师，我可以教他很多东西。

木木远远地走来了。他背书包走路的样子像只小虾。

我朝他招招手：“木木——”

可木木好像没有听见，仍旧像小虾一样走着，离我又近了些了。

他不是叫木木吗？我记得他是叫木木的。

我又喊：“木木！”

可木木还是没有听见，眼睛只是盯着地面，好像随时准备捡钱。他大概有心事。这时，从胡同口那个垃圾箱后面蹿出一个男孩来，个头跟我差不多，仔细一看，是“小流氓”伦子。我知道他就叫伦子。

伦子是最近出现的知名人物，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突然就在胡同里出现了。不知怎么搞的，他整天不上学，在街上玩时却还背着个大书包，书包里好像并不装书，经常可以拿出水果刀和螺丝帽什么的，有时也能摸出书来，不过一摸出书来就随手扔掉。久了，那个书包就真的没有书了，一走路书包里稀里哗啦响，书包完全变成了





“工具袋”，伦子变成“修理工”了。伦子能混到现在这份儿上不容易，他一定是有个支持他的好爸爸，要不怎么能让他过得这么快活。有一回我从后面追上伦子，我说伦子你过得真快活。伦子说，马马虎虎。我想认真跟他谈谈，他一定有许多故事。听说他经常打架，有一回那个工具袋险些丢了，那一回他脸上全是血，像个不掺水分的英雄。可伦子并不想跟我谈，他瞟了我一下，说，瞧你那体格，像个猴子。我不喜欢听这句话，但我还是说，你一定有个好爸爸……伦子没有回答我，并开始怒视我了。他没再理我，走开了。其实我想跟他交个朋友，可他不好接近。他的脸不干净，头发很长，像一个有风度的到处流浪的侠客。我回到家跟爸爸说，伦子过得真快活，他一定有个好爸爸！爸爸吓了一跳，他说，你不许跟那个小流氓玩。我说，没有跟他玩，他不肯跟我好。妈妈也过来了，说那是个出了名的坏孩子。从此我就很少遇见伦子了。我提醒自己，他是个坏孩子，别再去找他……

现在我决定躲开伦子。我看见伦子向木木走了过去，站在木木面前。

伦子说：“木木，我等你半天了。”

原来他果真叫木木，我没有搞错。没想到木木跟伦子还有交情，这下木木的形象高大了一些。我刚要再跑得远些，木木也开始跑了，伦子叫他，他吓了一跳，跑得更快了。伦子“嗖”地一下蹿过去把木木拦住了。伦子跑得真快，像一阵风。哦，伦子今天没带工具袋。我觉得他们之



间有戏，决定看看。

木木的脸都白了，说：“我没拿，真没拿。”

伦子叉着腰：“我看见你拿了，不还给我，我对你不客气！”伦子朝木木挥了挥拳头。

中国队刚输一场，中国队总是挨欺负，我正生气呢，见伦子又欺负小孩，我更气愤了。一定是把我的胆子也气大了，我喘着气走了过去，站在伦子身后。现在我可一点也不怕他了。本来从前我是有些怕他的，可现在不了。

我说：“伦子，打扰一下，你干什么呢？”

我尽量克制着自己。我知道英雄好汉都不是毛手毛脚的，路见不平时也是很有风度地拔刀相助。

伦子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我好像见过你，我跟木木谈点事，你别参与好吗？”

木木往我这边挪了挪，站在我旁边，他小声说：“哥……”这是他第二次这么称呼我了，比上次亲切。那我管定了。

我说：“你走吧，这儿有我。”

木木可没跑。他太紧张了，傻了。

伦子平静地说：“我们之间的事，你别管。”

我说：“欺负这么小的孩子算什么好汉？”

伦子的脸好像红了：“你……”

平时大概没有哪个男孩敢对伦子这么讲话。伦子甩了甩头发，哑口无言了。他一定是没有心理准备。我笑了，哈哈大笑，真痛快。我把伦子搞得没词了。

“你！”伦子又甩了甩长发，然后朝我扑了过来，像风一样。我马上决定撤退。因为中国队输了，我窝火，午饭



吃得很少，只吃了一个馒头，现在正肚子饿呢！饿着肚子跟伦子打架条件不对等，一定打不过伦子的。

我推了木木一下：“先撤退，我正饿着肚子……”我听见木木好像说了句“谢谢”，当然是谢我，我帮他嘛，要不今天他肯定得挨打。

我朝伦子嘟囔了一句：“我今天没吃饱，不跟你打了。”接着我开始飞快地逃跑，脚下咚咚响着。有些行人停下来了，吃惊地看着我逃跑，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妈妈的同事，我来不及跟她解释。我感到羞愧和耻辱，可是我真的没吃饱啊。

我跑了一阵感到身后静悄悄的没有声音，我想伦子是被我甩掉了，可回头一看，伦子正追着我呢。他跑时脚下是没有声音的。他简直是贴着地面飞，一点也不像我这样吃力。看来伦子会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轻功吧？我不敢喘息，加快了速度。

我这样跑着，伦子并没有赶上我，原来我的速度可以跟轻功比。跑着跑着就到了陌生地方，建筑物少了，许多低矮的倒塌的房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风大了起来，我再次回头，看见伦子的速度果然减慢了，与我的距离慢慢拉大，他好像太轻了，被风挡住了。但他没有停止追击。我拣了条胡同，跑进了这些倒塌的建筑物中。在这些低矮的破房子中间跑，我感到自己长高了，身子也变轻了。有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在飞翔，我喜欢这感觉。跑了一阵，实在跑不动了，再回头看，伦子已经不见了。我虽然肚子饿，

但这场长跑比赛我居然赢了伦子，我甩掉他了。我在一片破落的房屋中间蹲下来，我只是没有了力气，但并不难受。我身旁有一段雪白的断墙，伸出了一段就倒下去了。

我是跑进了旧城区，跑进了废墟。

据说这里早没人住了。十年前这里还很热闹，是个热闹的小城，有市场有居民，有学校还有球场，后来爆发了一场大地震，轰轰一阵，房子多半都倒了，有些人侥幸从瓦砾中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决定离开这个令人伤心恐惧的地方，告别丧生的亲人到新的地方生活。可又不能离那些死去的亲人太远，就在旧城区旁边住下来，于是一个新城就出现了。我就是那些幸存者之一，木木也是，不知伦子是不是。地震时我很小，不记得什么，现在我来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早就想来这里玩了。人们都不愿提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个让人伤心的“故乡”。

我正要爬到这段雪白的墙上去看看它的全貌，听见身边“吱”的一声，一只很大的老鼠从我身边跑开了，跑出不远，又有一些老鼠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跟在大老鼠身后逃进了前面的一片瓦砾。它们一挨到瓦砾就“刷”地不见了。我吓得不轻，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们的“故乡”现在竟变成老鼠“乐园”了。

我冷静下来。

我怎么把伦子得罪了？刚才我太冲动了。其实我并不喜欢打架，我体格不太好。对打架我一点经验也没有，肯定打不过伦子的，幸亏逃跑还有些速度才甩掉了伦子。但伦子一定会报复我的……我向废墟四周望了望，这里奇异



的景观深深吸引了我。我发现了许多草，这些草居然从一些东倒西歪的屋顶上长了出来，还开了小花儿。小花儿在阳光下摇着摆着，不知道白白“欢迎”多少年了，才迎来我这个来访者。

废墟上全是些天然的“景色”，是个好花园……

我正愣着，身旁又有了响动。心想，老鼠！就赶紧跳了起来。身旁的白墙动了一下，在墙壁上裂了一条缝，接着开出一扇门来。我正呆着，里边有个很清脆的声音说：“进来吧。”是个女孩的声音。我就很听话地从那扇门进去。一跨进小门就进了一个小院儿。真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抬头一看，果然是个小女孩在前面引路。我奇怪地打量着这个小院儿：脚下的甬路已经长出了青苔，墙根也生出了绿草，开着奇怪的花，还飘过一股香味儿来，那香味儿令我迷迷糊糊像在梦中，对面是两间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子。这一定是我们过去在这住过的房子，那她怎么还躲在这里？我问：“你是谁？经常在这儿玩吗？”

女孩没有回答我，我就不再问了。

我想看看我们当年生活的情景。这个讲给木木听，他肯定说这些很神奇，说我见多识广。

我站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房间里并不明亮，我们走时带了风，外面的花香也跟着飘进来，这房间里也香起来了。

“坐吧。”女孩指了指一条竹凳。这东西我没坐过。

我听话地坐在竹凳上。我发现女孩穿着一件样式古怪的格子裙，这样式我没见过，我敢保证我们班里的女孩子们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裙子。女孩不高，跟木木差不多。

